

培植养蜂产业 发展农业观光

金门演绎“甜蜜故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金门蜂农正在采收蜂蜜。李金生摄

提起金门，大家往往会联想到曾经炮火纷飞、岗哨林立的战地风貌，想到金门刀、高粱酒、贡糖等特色伴手礼。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金门绿植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好，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

受益于多样化的植被，如今的金门培育了一大新兴产业：养蜂。蜜蜂们采集各类植物而成的“百花蜜”，由于口感丰富、特别，正成为当地的新特产。昔日的战地，如今“蜜意渐浓”。

蜜源充足口味丰富

尽管金门长期属于“战斗前线”，但这并不影响它植树绿化的步伐。60年来，金门从原来童山濯濯的海岛蜕变为风光明媚的海上公园，拥有40%的植被覆盖率。同时，金门没有大型重工业，花花草草在无污染环境中成长，正是蜂蜜绝佳的生产条件。

近年来，金门的养蜂业不断有年轻人的加入。平均年龄约20岁的杨天佑、李庆郁、李柏颖、李冠颖曾是金门高中健身队学生，2016年9月起投入养蜂，如今已有数百个蜂箱，越养越有心得。在农地青壮劳动力不足的金门，这群线条明显、不惧寒暑的“肌肉男”，成为当地一支战斗力顽强的蜂农队伍。

此外，翁庆佑目前也在金门农工园艺科开班授课，致力培养新一代的养蜂人。

行
摄
香
港



走进西湾河码头

香港西湾河码头是原为3层的码头建筑物，可容纳油麻地小轮的大型3层渡轮停靠。由于东区海底隧道通车，乘船渡海者大减，该码头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被改建为水警基地。现在的西湾河码头只

是一个设在旧码头旁的单层小型简易码头，只能容纳中型渡轮停靠。近年来，码头打造成充满昔日情怀的场景，让市民仿佛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图: 乘客抵达香港西湾河怀旧码头。

小图: 乘客乘搭怀旧装饰的木制小轮，沿途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海港景色。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诗)

“我们在耆乐警讯学了很多知识，坏人很难骗到我们。”67岁的胡妙容3年前成为耆乐警讯会员。她表示，将学到的知识带到社区与其他长者分享，很有满足感。

香港警方日前在新界上水举行“耆乐警讯‘灭罪活力号’，启动礼2018”。从8月1日开始，两辆“灭罪活力号”宣传车连续10天走访全港40个地点，提醒市民，特别是长者慎防骗案和遵守交通规则。

警方特意安排了耆乐警讯会员当义工，让他们化身“灭罪大使”，帮忙介绍“灭罪活力号”的特色和派发宣传单。

耆乐警讯计划于2014年成立，以55岁以上市民为对象，至今已有近一万名会员。在香港，警察是唯一一支设有与长者联系的专责小组的纪律部队，旨在加强警方与长者的沟通，共同宣传防罪信息，降低长者成为罪案受害者的机会。

“加入耆乐警讯后，我心情开朗了，也认识了很多朋友。”胡妙容表示，退休后经常待在家里，没有什么社交，一对儿女看到她参加耆乐警讯后的变化，都很支持她。

启动礼当天，胡妙容等十余名身着灰色T恤衫的耆乐警讯会员，与警员一起在上水街头派发宣传单和纪念品，并邀请市民到车上玩电脑互动游戏。虽然天气炎热，但无阻这些长者的热情。他们脸上总挂着亲切的笑容，向路过的市民讲解防罪资讯。

据香港警方统计，2018年上半年共有3671宗骗案，当中248宗涉及60岁以上长者；1523宗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中，有671宗涉及60岁以上长者。

“我们希望通过耆乐警讯为长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参加有意义的活动，退休后继续回馈社会。”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耆乐警讯及长者联络组总督察刘家铭表示。

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香港65岁以上长者约为116万，占总人口的约16%。预计2036年，长者人口比例将增至31%，并于2066年进一步上升至37%。

63岁的周凤娇表示，自从她成为耆乐警讯会员后，不少长者向她咨询有关防罪资讯。她说，希望能尽一分力帮助警方宣传，让长者没那么容易堕入骗局。

耆乐警讯还为会员举办不同活动，使他们的生活更充实，例如探访长期不出家门的独居长者。周凤娇和胡妙容均表示，部分长者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关心，因此需要花较多时间和耐心跟他们建立互信，帮助他们打开心扉。

衍生产品拓展渠道

目前，金门的蜂农已通过“小三通”将少量蜂蜜推广至厦门、上海等地，他们希望在金门县政府的协助下，通过“绿色通道”进军大陆，拓展自己的蜂蜜版图。

金门县农会理事长蔡水游说，曾是战地的金门终止军管后，产业的多元化、精致化是县政府努力的目标，农产品多样化同样是农会与农友经营的方向。当地蜂蜜产业可以推出“观光蜂场”的模式，透过现场观察解说和采收DIY体验、蜂蜜料理品尝及销售，让游客走进充满新奇与趣味性的养蜂场，打造兼具视觉、触觉及味觉感官享受的“蜂旅游”。

另外，金门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蜂蜜相关副产品如蜂胶、蜂蜡、蜂王乳、蜂蜜啤酒、蜂蜜面膜、蜂蜜护理膏，以及精致小包装及自有品牌设计等，目前均在同步规划进行，县政府希望未来金门蜂蜜可以成为另一项知名地方特产，让大家谈到金门，不再只想到高粱酒。

在基础营销方面，蔡水游说，如今金门已开放观光20余年，加上两岸“小三通”每年涌进超过170万人次的游客，商机无限。但必须要有更具针对性、可以触及消费人群的营销策略才能赢得市场。他建议，业者应走出乡间，加强与本地特产业的联合运作，特别是做好上架铺货工作，让蜂蜜系列产品与高粱酒、贡糖、菜刀、面线、一条根等特产一起亮相，增加在消费人群眼中的曝光率，以提高被购买的机会。



走向结合休闲、旅游的观光养蜂场，正是金门养蜂业的目标之一。
(翁庆佑提供)

“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澳门举行 讲述《中国官话》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苏宁文/图

前不久，一场名为“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在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位居展馆正中的一本泛黄大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官话》。这部诞生于1742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比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还早70多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它的出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名字

要谈《中国官话》的编纂，不得不先从黄嘉略说起。

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连墓碑都找不到的“小人物”，但有位中国学者却对他关注了20年，使他由形象模糊到须眉毕现，也揭开了最早的一段法国汉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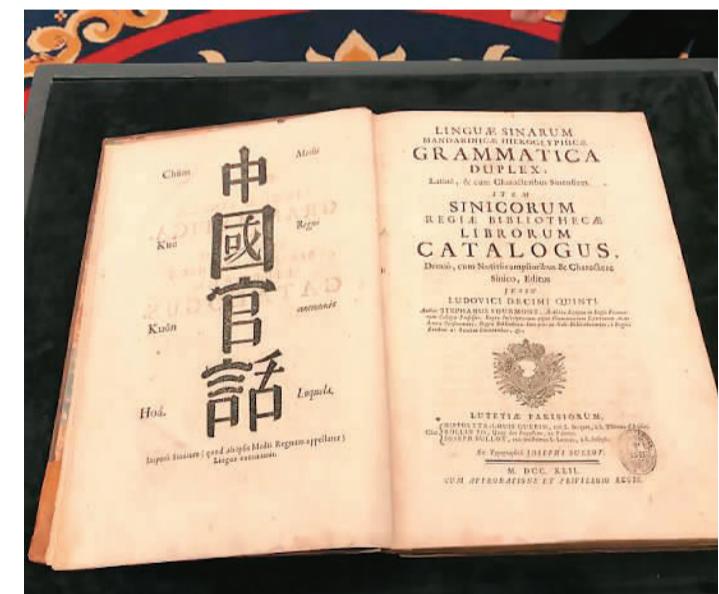
公元1679年，黄嘉略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702年，黄嘉略随同法国传教士抵达罗马，3年后长居巴黎，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兼管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用拉丁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汉语字典，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1713年，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育有一女。1716年英年病逝。

270年后的1986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在《社会科学战线》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氏生平的研究，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根据许明龙所撰，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此后，他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担任翻译，但主要还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由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从1711年开始，黄嘉略开始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直至去世。在这期间，黄嘉略先后得到了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

历时30余载完成的词典

展览上的《中国官话》共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烫金书脊。打开扉页的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图章，图章今天的主人卡迈尔先生告诉记者，这说明它曾经是传教士的藏书。而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显示，它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圣经》译成汉语的法国人——李季芳。

在当时的条件下，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以借鉴，手边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黄嘉略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病交加，5年之后他



图为《中国官话》词典。

“壮志未酬身先逝”，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文书籍。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文稿很重视，比尼昂专门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当中不少手稿最终由傅尔蒙接手，这也是《中国官话》最后出版时作者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

1742年，耗时30多年、花费1.6万枚金币后，《中国官话》终于在巴黎面世，据说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赛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嘉略的英年早逝，傅尔蒙与弗雷莱两人为了争夺署名还闹上了法庭，这些原因都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寂寂无名。

一连串传奇成就的佳话

这次“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的全部展品，均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

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代传人。他告诉记者，据了解《中国官话》当时印刷了250本，现存大约15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于国王的那本，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中国一本也没有。因此，他决定将这本《中国官话》捐赠给中国。他说，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幸是一样的，“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是许明龙锲而不舍的发掘，黄嘉略恐怕早已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他在天有灵，得知他参与编纂的《中国官话》有望回到故乡，想必倍感慰藉。

化身『灭罪大使』的香港长者